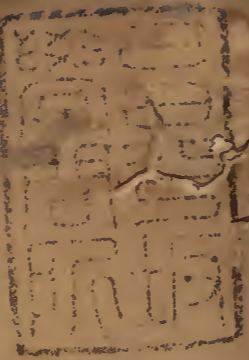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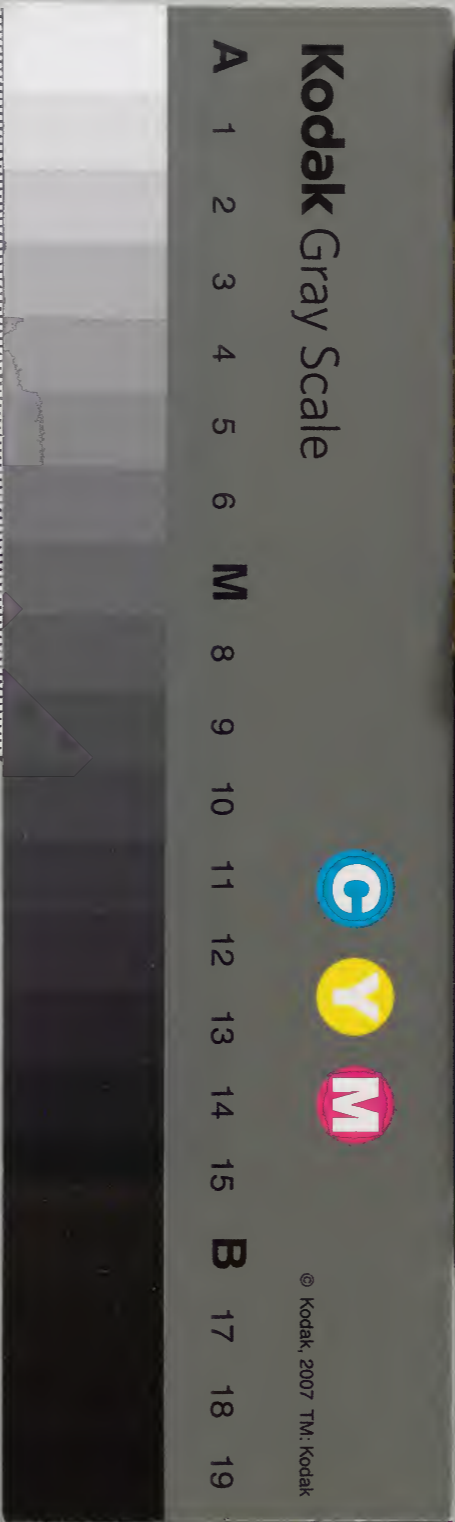
妙絕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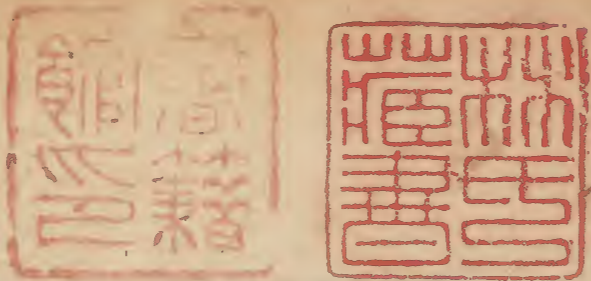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〇	一	四		
	六					
	四					
	二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三	四	七	
		六			
		四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463
冊數		4 ( 2 )
函號		359 44





荀子

淺草文庫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

也。天下之道畢矣。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

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

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

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

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

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

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

換而文不換所不同者數字而已

兩段意

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  
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  
不懷交接。然而不忘其敵。伺強大之間。承強  
大之弊。此強大之殆時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蒸。貴食飲之本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

太蒸。齊讀為齊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

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

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

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

也。醮盡也。祭告利也。成其爵不卒。成事之俎不嘗也。成事謂尸既飽

禮成不嘗其俎。三臭之不食也。臭謂歆其氣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

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齊戒以告鬼神。大廟之未入

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

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

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

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

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

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

心接威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

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

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絰纊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  
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  
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  
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  
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  
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  
文備矣然後月朝十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

當是時也其義止其重如此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

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也象

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

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

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

不哀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

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

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

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可乎？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善教

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  
 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  
 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  
 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  
 辛去之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全用先  
語動人

襄王流揜於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於是使人發  
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  
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  
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  
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  
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  
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  
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

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系。加已乎  
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  
黃雀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書。將  
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  
手矣。黃雀其小者也。黃鵠遊於江海。淹乎大



沿俯嚼鱗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  
 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脩其防翳治其繒繳將加已乎  
 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矣故  
 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靈侯之事因是以新序作南遊乎高陂北  
 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續後語飯茹溪之蔬  
 食湘陂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聘

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  
 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靈  
 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  
 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  
 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  
 方受命乎秦王填鼃塞之內而投已乎鼃塞  
 之外填兵滿也江夏有鄢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以新以新。○鮑彪云。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李漢老有記文。放此體。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許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饑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  
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  
發憤。而遇禍灾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  
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

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朱文公嘗曰：孔子言伯夷求仁，又得仁，又何怨？據史遷一傳。

却是伯夷滿腹皆怨矣。又云：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發揮他耶。太史遠遊先生又嘗論之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言衆言蔽，亂惟折衷於聖人也。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於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於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於怨矣。叙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雜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  
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  
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  
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  
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二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  
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可也。

燕惠王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敝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  
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  
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  
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  
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  
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  
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  
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  
 國之餘業而驟勝史作之遺事也練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  
 設於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故鼎  
 反乎磨室燕鼎前輸於齊今蒯丘之植植於  
 汶篁竹田曰篁移燕蒯丘所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慊作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灋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

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此言

以明其不輔道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也以戰國反覆皆自楚之世而有如毅者  
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

可不謂賢哉觀其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  
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

意焉以國策參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

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

鷲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

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

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

燕齊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

首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

見鳥六隻於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隻王何

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

六隻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

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

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

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音爭，綰紫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音波。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音波，射囓鳥者，以比齊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

也。朝射東莒，夕發須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猺，音趙，三國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

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  
 繳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  
 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故云  
膺擊俗本作鷹非  
 垂頭中國。言欲吞  
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

遂言曰。之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  
 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  
 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  
 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  
 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

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

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

介紹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介紹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

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而死者，皆非也。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寢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此語不可為訓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王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謂閉外門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倍音佩謂不在殯東階，其棺立西階上。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賻祿。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  
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故鄒魯之  
猶能不全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俱  
納齊也。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  
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  
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

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

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如以秦之易入也。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以戰國策參修。

安釐王十二年。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

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

亂。呂氏曰。韓世家不載其事。外交強秦。魏之

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強趙。是復得闕與之事。四十五年趙奢敗秦闕與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夾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

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括地志云石城

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共一里所行甚遠。所

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

左召陵

徐廣云一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

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邢丘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秦隱曰皆縣名屬河內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

大史公曰吾

適大梁之墟墟中。天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

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呂史按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蓋安陵趙襄

子所封其後遂別為小國附庸於魏今魏友令使者諳之於秦也古史云魏襄王所封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

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正義曰在魏之南故

曰南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呂曰秦得南國則諸

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

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

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呂曰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於今也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索隱曰囿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呂曰赧王四十年又長驅梁北

東至陶衛之郊。呂曰陶即平陸北至平監。平即兗

縣監即故闕城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

平陸縣西南

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  
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  
韓。知亡猶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下  
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乎王。

謂合從事王也。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  
強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  
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窳。使道安城。國策

作使道

已通

呂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

故秦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

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  
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因而  
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以戰國策參修。○東萊呂氏曰：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

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即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能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戰國策參修

韓信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試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上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

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獎。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

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頃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爲得信晚遂使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復。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

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怒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  
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  
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  
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闕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  
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  
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  
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攻秦史作關而攻秦  
顏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  
仰視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仰非

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  
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  
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  
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史作華  
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顏曰。晉詭是。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顏曰。問  
又云。何人其義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櫛也。阡隸之人。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

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鉤戟長鎗也。顏曰棘戟也。矜與矜。戟戟不曲鉤者也。鎗鎗也。言往者秦銷兵。不陳涉起。但用鉏耰及戈戟之謹。以相攻戰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

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  
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  
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  
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  
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  
炙。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  
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  
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

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  
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漢書無三字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  
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  
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  
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  
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  
人君子。以漢史參修。

